





斯文正統卷之五

祁陽後學蒙吉刁

從子再雍按正

序

易序

程頤

掛也

懸掛物象

以示人也

若爻若象

若亂皆辭

此出

斯文正統卷之五

易之為書。卦爻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无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細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

萬物各異

一大極

離不了陰陽二字



象以時異  
位以事異  
故曰不可  
爲典要確  
變所達

夫之載  
无聲莫  
知矣則知  
易矣

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  
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  
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二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  
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  
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  
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  
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  
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  
斯文正統卷之五

斯文正統卷之五

二

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  
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  
者所當知也。

此序載易首簡恒缺姓氏說者以為非程氏不能  
作故其文已見伊川集中矣嘗試反覆涵咏信非  
程氏不能作也易本深也而以淺出之易本遠也  
而以近出之六合之外一身之內无非易也瞬息  
之暫動靜之微无非易也離離和鳴若歲之有春

若日之有且若太羹玄酒之未有滋味後世文章家豈能測其間奧哉



易者交易  
變易之義  
尚言變前  
文在其中

孔子而後  
无易矣程  
傳出始知  
諸家之謬

聖人之情  
見乎辭

尹和靖以  
四句為太  
露天机程  
子曰如此  
分明說破  
猶有人不  
辭悟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益无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斯文正統。卷之五

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间。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朱子曰：易傳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學。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却可做若易傳淡。



底文字如何可及又曰易傳難看其意精密道理平正更无抑揚若能看的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竊意易傳序正是淡底文字若能得其无味之味則其人豈獨可與之言文藝已哉予于此序不能贊一辭故仍以朱子之贊易傳者贊之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三皇五帝之說不一後儒以此決之

書有墳

五典猶易有連山歸藏自尼父刪書魯易而其書遂廢不行

壁經之名本此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繇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告奧義。其言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五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閎綱。揚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隆興。聞設學較。旁求



以壞宅而得遺書固  
有神明開  
發其間

孔傳固有  
不可易者

雋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斯文正統。卷之五。六。

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米據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蔡序至矣又他錄耶曰蔡以理勝孔以事勝自上  
古聖人諸著作以及此經廢典之繇取義命名之  
故微此序則不可得而知矣而况蒼然者色闇然  
者光尙有渾渾噩噩之意耶

戰國孔叢子諸公雖著書立言未免濟於縱橫若  
光輩竟不堪言矣惟安國能世其家庶幾率乃祖  
攸行者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七



六經皆心也。獨壁經乎。

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

斯文正統

卷之五

八

心之所繇。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與旨。多

不有所註

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



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概矣。

光武讀尚書能通大義。其所通者。要亦經生家言。度未能如此序云云也。

尚書經秦火之後。繇伏生口授。厥後大小夏侯氏。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九

之屬分門角立。不過以訓詁了事。至朱夫子師弟。然後一洗章句之陋。直窺元始。觀此序可見。學者探討服行。一一驗諸日用。措諸事業。古今之治統。在是古今之道統亦在是矣。提綱挈領。總之不離一心者。近是。



書曰詩言  
志歌小言

作詩者言  
咏此數句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  
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  
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  
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  
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  
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  
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

斯文正統

卷之五

十

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  
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  
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  
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  
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  
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  
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



風雅頌三  
字註釋極  
詳

以關雎始  
以關雎終

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繇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孔門之徒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宜作者之斯文。正統

卷之五

十一

多矣。乃以文學著稱者。游夏之外。無聞焉。游夏及曾子之文。雖散見於檀弓。要皆一時商確語。初未嘗執筆爲文辭也。毛詩一序。相傳子夏遺筆。然晦翁不信。大小序則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但其文渾雅樸茂。卓乎先民之風。卽謂孔門之寸簡片玉也。亦可。

用樂記成語

李杜聖於詩而人品遂劣宵壤後伏固有

從言之是非誠其心之邪正者矣

或有問於子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斯文正統卷之五

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



古之人牧  
夫遊女皆  
能詩噫矣  
王之教化  
何神也

四始六義  
幾無餘蘊  
學詩之法  
備此

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以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邇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斯文正統

卷之五

十三

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徃徃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

其端叅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記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隋唐而後以詩鳴者無慮數十百家其於溫柔敦厚之教何有哉學者取三百五篇反覆吟咏悠然會心則其矢口而成者必有可觀不然雖琢句櫛

斯文正統

卷之五

十四

字競華鬪靡吾不欲觀之矣



太史公曰先王緣情制禮因性作儀是立之也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却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

斯文正統 卷之五

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飲食器服之用即無聲無臭之微玩

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繇。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繇。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為。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為。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締。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



顏子目  
為三百三  
千裏領孔  
子鄉黨

篇只是從  
心所欲不  
踰矩

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舛悟  
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肆珠珍  
器帛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  
傳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麤音在應對進退  
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  
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  
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  
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  
孔子多在於動言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  
斯文正統 卷之五

十六

致思以達也

五經序學庸序皆以一序括盡一書之大凡非號  
為當家者未易言也戴記序自陳顛未暢其說得  
正叔此篇煥然冰釋矣  
業禮者不讀喪禮從曲禮檀弓內便有去取猶春  
秋之於崩薨卒葬也揣摹主可而置聖賢立言之  
旨於膜外噫弊也久矣

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肆珠珍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自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

斯文正統

卷之五

十七

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元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

記曰屬辭  
比事春秋  
教也知其  
說者固可  
以一專一  
義窺聖  
之用心

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  
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  
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而  
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  
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涇沔默識心通然  
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  
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  
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  
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  
斯文正統

卷之五

矣。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  
公穀左氏文則工矣。未能深得聖人之意。程傳出  
始開生面。為胡康侯引伸觸類之一助。  
程朱有功於易。同易而外。程之功在春秋。朱之功  
在詩。



立史官自黃帝始

不義與盡

以天自處

故

故王可去其天可

去其秋冬天子之權

天子之權孔子

操之豈虛語哉

斯文正統

卷之五

十九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組。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悼。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斯文正統。

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繇人乎哉。故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

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

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

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

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

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

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

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邇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



五經同條  
共貫

不讀春秋  
而談是非  
直捕風捉  
影

越世親炙  
聖人含康  
俟其誰與  
歸

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今古。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尙不能贊一辭。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二十

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旣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中原淪沒。莫之救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



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憂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春秋在今日貢舉以之取士庠序以之設官經筵以之進講視宋室異矣柰割裂破碎以小巧傷大雅無復有表章著明見諸行事者雖云尊經與王氏之廢經其間不能以寸

洪武開科四傳併行至永樂間始專主胡氏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陽明先生高新鄭張忠烈諸公俱斯文正統

卷之五

二一

云聖人不爲艱深隱晦之辭造造舍傳問經畢竟草草未見康侯二十載苦心也耳食者遂欲廢胡至左豈其然豈其然

天命之性  
氣質之性  
理一而分  
殊其說非  
於周發於  
程暢於朱

文公小學  
一書蒙  
養正書  
也治天下  
者所宜表  
章推行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  
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  
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  
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  
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  
樂之官。所繇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  
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  
斯文正統

卷之五

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  
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  
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  
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此又學較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較之設。  
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  
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  
之民生日用彛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  
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



聖經孔所  
以按賈大  
學傳庸所

以傳孔他  
人不與焉

讀書天下

書只是記  
誦辭章便

了否則溺

於二氏說

妙參彙著

夫晉商申

韓以至統

橫押闔之

談堅白同

異之辨喙

喙爭鳴允  
莫可窮詰

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較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

斯文正統 卷之五

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三治之澤，瞶盲否塞，反覆沉痾，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



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繇天而遡諸人。原其始也。繇人而還諸天。要其終也。朱子曰。讀書者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愚則曰。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二四

先讀大學序以端其企嚮

胡雙湖曰。書稱欽明文思堯之心法也。允恭克讓堯之身法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身修而家齊矣。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家齊而國治矣。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國治而天下平矣。大學一書實昉諸此。朱子以爲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豈臆說哉。高中玄力辨其非抑過矣。

陽明欲復古本大學。嘗筆諸書問辨錄。亦然穿鑿。

附會大非孔門立言之意。



一語並案  
下回必復

必發究不  
得其範圍

六字道

學之祖是

以足父刪

書斷自唐

其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二五

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



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  
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  
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  
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  
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  
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魯氏之傳得  
其宗及魯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  
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

斯文正統 卷之五

兼地鼓萬  
屬而下與  
聖人同度  
可也誰

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  
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  
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  
歲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  
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續及

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  
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



擔不起

子思微程

夫子真能

固其語而

得其心程

子微未夫

子則其所

以為著

徒付石氏

之輕錄而

已三賢之

功千秋曹

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

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

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

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

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

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

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斯文正統 卷之五

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表既為定著章句一篇

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

各以輯畧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

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

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

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

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一經十傳二論七篇何者非傳道之書然必於中  
庸攸屬者以其提挈綱維開示蘊奧與虞廷相為

發明敢也此序洞見源流和盤托出試取坡中公  
庸上下論觀之則知門內之與門外霄壤懸殊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二六



此書正統... 門內... 門外... 霄壤懸殊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稟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同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彙括以就此編蓋表

斯文正統卷之五

二九

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掌各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簡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

侯後之君子云。

嘗疑朱子未嘗言春秋而綱目之作一褒一貶一  
子一奪無非春秋也然則胡氏之於春秋知而言  
之朱子之於春秋知而行之矣春秋之後有綱目  
各異而實同綱目之後有綱目實同而名亦不得  
而易矣在朱子固有加於溫公文定公在後之人  
其何以加於朱子乎

斯文正統卷之五

三十



此書乃朱子所撰其書之體裁與公文定公在後之人  
各異而實同綱目之後有綱目實同而名亦不得  
而易矣在朱子固有加於溫公文定公在後之人  
其何以加於朱子乎



大學衍義序

真德秀

文原本重  
律計說卷  
錄本

百之太學  
所以教人  
之法豈欺  
我哉

韓李亦只  
作文字視

所達居父  
漢堂麻者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嘆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入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入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日斯文正統。卷之五。三一

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况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折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



稽古錄  
卷之五

賞功罰罪  
帝王事業  
決疑定變  
聖賢采錄  
讀編日者  
率母循行  
戰墨意也

東趨雖欲畫爲界限而莫可得蓋其詳固未易記識而其大要亦未易以槩舉也。至於帝曹魏而寇蜀漢帝朱梁而寇河東繫武后之年黜中宗之號與夫屈原四皓之見削楊雄荀彧之見取若此類其於春秋懲勸之法又若有未盡同者此子朱子綱目之所爲作也。踵編年之成文還策書之舊制一年之內綱別其條一條之下採摭其要并非有條如指諸掌細故浮辭固就刊削至言確論復多增補簡而周詳而整綱倣春秋而參取羣史之良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斯文正統

卷之五

三一

之粹。至於大經大法則一本於聖人之述作使明君賢輔有以昭其功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凡古今難制之變難斷之疑皆得參驗稽次以合於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後世權謀術數利害苟且之私一毫無得參焉。則是繼春秋而作未有若此書之盛者也。况於兼策牘之制會文質之中不使孤行以啓後世異同之說其亦毫髮無遺恨矣。或曰然則此書之作曷爲不繼春秋。麗澤先生呂公之爲大事記也。固接於獲麟。今則不然。何也。曰事記之書用馬遷之法者



優各得  
聖人之體

法之廢  
還因爲之

司馬公亦  
沈宋之問  
一以

春秋魯史之舊名也。編年魯史之舊制也。策書魯史之舊文也。夫子述而不作。孰謂春秋爲作。曰其事則述。其義則作。本天道以正人事。本王道以正霸圖。嚴君臣。辨內外。懲惡而勸善。其要題音於撥亂世。反諸正。筆則筆。削則削。非聖人孰能作之。故春秋史也。而謂之經。自聖經孤行。三家各以所聞爲傳。舛午異同。不能盡合於聖人之意。學者病之。然其大經大法。所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斯文。正統

卷之五

三

人而不惑者。固非專門名家之流。所能揜蔽之也。粵自紀傳創興。而編年之法廢。細大不捐。猥藉釀。不綱。而策書之法廢。是非去取。繇其一隅之見。不能不謬於聖人。而懲勸之法。又廢矣。獨司馬公。處史法廢墜之餘。超然遠覽。推本荀悅漢紀。以爲資治通鑑一書。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珠貫繩聯。粲然可考。而春秋編年之法。始復。其功可謂偉矣。若策書之法。公嘗著於稽古錄。而不引之於此。以相附近。廣記備言。曲暢旁通。包括既衆。前後相承。若長江大河。順流



其本續也  
不之續也  
以其續也  
其續之意  
承矣

讀春秋以  
避罪則卷  
書可知讀  
綱目以遷  
晉則遠罪  
其害甚矣

故續獲麟而無嫌綱目之書本春秋之旨者也故  
續獲麟而不可夫固各有當也自有史冊而有春秋  
自有春秋而有通鑑自有通鑑而有綱目其間蓋欲  
晚歲稍加更定以趨詳密而力有未暇焉然其大經  
大法之所存是豈秦漢以後操觚執簡之士所能歷  
其庭而涉其級哉歲在庚午方子始獲傳此於嗣子  
寺正君而服膺焉試吏南來負以與俱會建安真侯  
德秀惠臨此邦暇日取而讀之喟然嘆曰大哉深乎  
信春秋以來未之有也為人君而通此書足以明德

斯文正統卷之五

威之柄燭治亂之原為人臣而通此書足以守經事  
之正達變事之權益窮理致用之總會而萬世史筆  
之準繩規矩也慨郡計董董無乏乃相與隱覈滲漏  
之餘財復求寺正君新校之本參定而錄諸木益  
將上禪乙夜之觀覽而下淑學者之講明閱歲書成  
而侯易帥江右元戎將啓行矣於是亟以告諸朝是  
請上其板於成均以給四方之求且庶幾乎轉以上  
聞又俾方子書其所為刻之故方子固不得而辭也

昔者竊聞之二程子倡明斯道以續絕學之傳其於



不傳之

易所以雅  
言書執  
而易與

春秋不之  
交者益益

史事。若未數數然也。然伯子讀漢書未嘗輒遺一字。以子每觀史至半。必掩卷思其成敗。其有不合。又復

深思研精。若此豈有他哉。學之全體大用。固當無所

不用其極也。至於此書之成。義正而法嚴。辭嚴而音

深。陶鎔歷代之偏駁。會歸一理之純粹。振麟經之墜

緒。垂懿範於將來。蓋斯文之能事備矣。使司馬公見

之。必將心滿意。愜有起予之歎。而王氏高談性命。絕

滅史學。卒稔夷狄之禍。君子所以深誅而不聽者也。

雖然。五經備而後春秋。作五經言其理。春秋言其用。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三四

理未極於精微。春秋未易學也。子朱子首釋四書。以

示人道之要。次及諸經。而後可以讀此書焉。學者必

循序而學之。然後本末兼該。內外融貫。其於學之全

體大用。儻庶幾乎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不養其內

而急其外。遽以此書為先。夫豈不足措之事業。終不

若體用兩全之為純且懿也。故具論之。而著書之凡

例立言之異同。又附列於其後。使覽者得考焉。

是役也。西山真先生寔與其事。書成而序之。不以

屬西山。而以屬李氏。何也。豈元戎之命。既下。匆匆

無暇啓耶抑書出李氏故推而讓之使後生見所  
長也今讀其文與尼山之素志考亭之苦心與涑  
水之得失莫不曲暢旁通即使西山爲之不是過  
也則亦無負先生長者之命矣

斯文正統

卷之五



其解  
卷前綱目  
序而意則  
加詳

其  
大則史之  
意感而即

其義則某  
竊取之意

惟勅毛之  
志未夾頰  
溫焉激發

之故云云  
在春秋能  
左右之日

以邪佞之  
臣而書得

以邪佞之  
臣而書得

先正朱文公先生修通鑑綱目。觀其自序。有曰。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大綱槩舉。而監戒昭。萬目畢張。而幾微著。則知先正致力是書者。其有補於世教。甚不淺也。又曰。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又曰。因述其拈意條例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則知先正注意是書。其有望於後人發揮而講明之者。亦甚不淺也。且夫先正書法。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則始終與廢災祥沿革及號令。斯文正統。卷之五。三一

征伐殺生除拜之類。義固可見。若其變例。則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皆特筆書之。如張良在秦。而書曰。韓人陶潛在宋。而書曰。晉處士楊雄在漢。而書曰。莽大。夫呂后在一統之時。而以分注紀其年。武氏改號光宅。而止書中宗嗣聖之類。是皆變文見意者也。至於其間微詞與義。又有不可得而徧舉。如陶侃以藩鎮入擊賊。而必書溫嶠以陶侃討峻。褚淵以舊臣為司。空。而必書於齊王道成。稱帝之下。唐宇文士及邪佞之臣也。而卒書其。五代馮道失節之人也。而卒具。

入擊賊。而必書溫嶠以陶侃討峻。褚淵以舊臣為司。空。而必書於齊王道成。稱帝之下。唐宇文士及邪佞之臣也。而卒書其。五代馮道失節之人也。而卒具。

以邪佞之臣而書得。以邪佞之臣而書得。以邪佞之臣而書得。

以邪佞之臣而書得。以邪佞之臣而書得。以邪佞之臣而書得。



本西其官  
即縣教於

漢賦者之  
書節位之

意

快勝抑除

所以象黃

死言

其官比非此類。始未易察。儻徒習其句讀而不究其指歸。則先正書法之義隱矣。此固鯁生所以妄意

發明。有不容自己者。況是書之作。其大經大法。如尊

君父而討亂賊。崇正統而抑僭偽。褒各節而黜邪佞。

貴中國而賤夷狄。莫不有繫於三綱五常之大真。所

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先聖繼絕學。為後世

開太平者也。昔孟軻氏以孔子作春秋。與抑洪水。磨

戎狄。放龍蛇。驅虎豹者。異事而同功。切謂綱目之作。

其有補於世教。殆亦有得於春秋之旨。皆所以過人

斯文正統。卷之五

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泯是烏可不講究而發揚之

哉。今茲所述。止欲發明書法指意。使之顯著而已。其

間亦有先儒已嘗議論者。則不復述。或雖已有議論

而指意不同者。則自以己意附凡。又有雖當發明。而

先後義例相類如一者。亦不重舉。求其大要。不過如

是。雖未能貫通奧旨。然於其大義。亦或畧見萬分之

一。世之君子。儻因瞽言而不徒以史學視之。亦足以

後後可以  
讀綱目發

天生孔子作春秋。不得不生胡氏為之傳。胡氏春



秋之功臣也天生朱子作綱目不得不生尹氏爲  
之發明尹氏綱目之功臣也尹氏之學胡氏其猶  
朱子之學孔子乎嗣是而後餘姚周氏雲間張氏  
皆一脈相承引其道於勿替者矣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三八

大學衍義序

真德秀

文法本董仲舒說者  
利來

古之太學所以教人之法豈欺我哉

韓李亦只作文字觀

祖述尼父  
憲章晦翁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嘆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曰斯文正統

卷之五

三元

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况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



前聖後賢  
其義一也

合書是卷  
其書序來

四書其  
補耳讀教  
百則此書  
矣

卷下無他  
筆是長第  
三

異是書者。故剗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恃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斯文正統

卷之五

四十一

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乃得繙讀。閱經傳。彙而輯之。賦。訖。微思。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中笥。以俟時而獻焉。其

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大學之書增減一字不得而衍其義至數百萬言遂使讀者唯恐其盡可見古人精蘊不窮不竭我輩心靈愈引愈長匪獨大學一書爲然也六經四子離却他便沒道理執却他又豈有所謂道理哉讀書者何處不應作如是觀

張大理大寶箴李衍公冊辰六箴張曲江千秋金鑑張江陵帝鑑圖說俱可垂訓廟廊爲君德之一

新文正統卷之五

四一

助求其深切著明直接二帝三王心法者則莫西  
山衍義及瓊山衍義補苴也人君而有志乎此則  
爲三代以上之君人臣而有志乎此則爲三代以  
上之臣明良之治端必繇之讀此序常見大意



言可作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為教。人君本之以為治。士子業之以為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為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為學為教為治。斯文正統。卷之五

四一

器庸同

禮記中

考程天下

表章之誰

其為六

經之楷

說

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為大學一篇。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顯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為之章句。或問。建安直德秀又剡。取經傳子史之言。以真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各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為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退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蓋前人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



聖賢  
合度  
聖賢

聖賢  
合度  
聖賢

辨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折之極。其精而不  
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  
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  
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  
則失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  
之為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為大者。非合眾  
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  
焉。綑固不止乎一目。然一日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  
室焉。室向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

斯文正統 卷之五

臣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真氏所行之義。而於齊家之  
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為目。凡十有二。曰  
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  
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蓋藉備  
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先其本而後末。緣乎內以及外。  
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  
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  
天下。臣為此編。則又將以致大治平之效。以收夫格  
致誠正修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善。以成



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  
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爲人君者。不  
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  
以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  
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  
若卽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  
粵自古昔聖賢爲學之道。帝王爲治之序。皆必先知  
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以欲行其  
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

斯文正統

卷之五

閱

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爲格物致知之  
方。終而行之。則爲治國平天下之要。宮闕高深。不出  
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復  
城闔。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  
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  
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  
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  
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之

何如也。前書已於題。而此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



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啓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按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復。所修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土。叨宮禁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經筵。卽綴班行之末。親觀儒臣。以真氏之書進講。陛下毓 德青宮。又見官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既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斯文正統。卷之五。 四

禹一云。

有大學因有衍義行者引而伸之也。引伸靡竟。繇要以致其詳也。有衍義因有衍義補補者附而益之也。附益靡竭。繇本以廣其末也。詳要貫通。本末

明備不復留後人以餘地矣。或曰二公若是匪乎。



曰凡之雖粹固有所不遺於西出者然此書之作  
援古証今垂世立教直與衍義稱雙璧未可以優  
劣論也

斯文正統

卷之五

四六



周禮訂義序

真德秀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

斯文正統

卷之五

四七

歷陳禍亂之源皆周禮所早見而後行之

歷陳禍亂之源皆周禮所早見而後行之

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源非一。而大畧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材壅於疏迷。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一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材無陸沈。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癯惛獨。無不樂其生者。







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爲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爲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爲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乎。嗚呼。使其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爲序於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

周禮者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須待其人而後行。後世行非其人。遂有因體廢食之嘆。自程子張子斯文正統。卷之五。四九。出而表章之。又得西山極力發明。息邪說。正聖經。繇是姬公制禮苦心炳如日星矣。治天下者尚加之意哉。

行周公之禮者視其心。言周公之禮者視其學生。生有其心。有其學矣。究竟托空言。何嘗見實事。抱王佐之才。而無其遇。可爲三嘆。

春秋出於周禮。自古無人說到此。



世人之謬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然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繇之。良可悲夫。然律呂。天地相爲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五十

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時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群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專。雖發疽尋愈。不知也。既而得其說矣。於是直解之著。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群非之中。若天有以啓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律生聲。聲生神。神運者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通變。



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莊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員。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大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鐘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官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五

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取善之心。然亦敬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書。禹叙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是書所繇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繇始。太



和在嘉靖年官間。故是書所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大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爲益久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

先生精於律。嘗著樂書藏之家。余屢求而未得也。讀此序亦依稀大凡云。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五



此序亦依稀大凡云  
夫世無不有樂書藏之家。余屢求而未得也。  
是以東之。所以以取長書之五。不特其歸而精之。又自  
其以東之。所以以取長書之五。不特其歸而精之。又自  
其以東之。所以以取長書之五。不特其歸而精之。又自

